

# 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在韩国文学教育上的活用可能性

##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Korean Literary Education

申寅燮 (Shin Inseop)    尹锡珉 (Yoon Seokmin)

**内容摘要：**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提出了“伦理欠缺”的问题意识，由于具有精巧的概念和理论构成、有效的分析方法，因此通过将其应用在文学教育上来实施道德教育和培养伦理意识是绰绰有余的。尤其在当今韩国的中高等教育中，哲学和伦理教育正在日益衰退，通过文学开展伦理教育则变得异常珍贵。本论文探索了将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理论作为韩国中高等教育机关的文学教育方法论的可能性。本论文以韩国的离散 (diaspora) 文学和多元文化文学的小说与诗为例，探索了文学伦理教育的可能性。这些文学作品中都包含有诸如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结、伦理线、伦理选择、伦理价值、伦理语境等核心概念。本文以在日文学中凸显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线、伦理选择等概念为中心，以及以多元文化文学中凸显的伦理环境、伦理价值、伦理语境等概念为中心，探讨了对这些文学作品的解读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文学伦理学在韩国文学教育中的可行性。此外，我们期待作为文学和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文学伦理学的建立和扩展将会成为克服韩国人文学危机的全新研究领域。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韩国文学教育；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价值；伦理语境

**作者简介：**申寅燮，文学博士，韩国建国大学师范学院日本语教育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亚洲文学和离散文学。尹锡珉，哲学博士，韩国江原国立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叙事哲学，东亚哲学与文学比较。

**Title:**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o Korean Literary Education

**Abstrac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s very suitable for cultivating moral and ethical awareness in the means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as it has a problematic idea of ethical absence and a set of elaborate concepts and theories, as well as valid analysis tools. In particular, in the situation that philosophy and ethics education are declining in Korean's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ethics educatio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has become all the more precious than any other tim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adopt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s a methodology for literary education in Korean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takes the examples of Korean diaspora literature, novels and poem of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which can well contain key concepts such as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knot, ethical line,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ntext and so on,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literary ethics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noticeable concepts appeared in Korean Japanese literature, such as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line and ethical choice, and also the concepts in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such as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value and ethical context, the feasibility of Korean literary education in the sense of literary ethics is discussed. Furthermore, it is expected that as an academic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literary ethics is to be established and expanded as a new area of study and to be contributed to the solution of the humanity crisis in Korea.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Korean Literature Education;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Value; Ethical Context

**Authors:** **Inseop Shin** (Corresponding Author), Ph. D.,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Konkuk University (1200 Neungdong-ro, Gwangjin-gu, Seoul 05029, Republic of Korea) (Email: seoha@konkuk.ac.kr).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Konkuk University in 2018); **Seokmin Yoon** (Main Author), Ph. 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1, Kangwondaehak-gil, Chuncheon-si, Gangwon-do, 24341, Republic of Korea) (Email: threight@hotmail.com).

人文学在过去作为社会发展、变革、革新的动力而运转着。在分析社会众多问题的同时，人文学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给出了相当好的解决方案。然而，后期随着人类进入产业社会，尤其是高度发达的IT产业社会，人文学却没能跟上这社会巨变的速度。在韩国，人文学被抨击为是不可随时而变的学问。在人类与机器、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在假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问题等IT产业社会的巨变前，人文学所表现出的立场，不是诊断、批评、提议，而更多的是解释、默认和追随。因此，不得不承认这一评价并没有言过其实。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曾经脍炙人口的人文学面临的危机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判断。

最近，韩国媒体上频频出现了人文学之危机这一话题。他们把人文学的本质和其角色抛在一边置之不理，仅聚焦于人文学同其他学科融合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有用性，并接连不断地提出此类提议书和各种问卷。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的从事者们本身就会畏缩不前，而周边也总是对其投以蔑视的视线。

尤其是韩国社会对近代曾经引领人文学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者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然而，只有对“随时而变”的无限期待。

面对如此萎缩的人文学，文学界上的聂珍钊教授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一警钟，是对把经济价值看得至高无上，只专注于技术发展的人类敲响的；也是对像这样以资本为中心的出版界为中心，日渐荒废的文学界敲响的。聂教授在其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备受瞩目的一点，就是强调对被还原为市场价值的文学文本，肩负有批评的伦理性职责。聂教授指出，批评的标准在市场重心主义下被瓦解，同批评分离的文学渐渐失去了文学原有的意义和动力。在这一问题意识的前提下，聂教授建构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聂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针对人文学所面临的危机，提出了“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沉重的问题。

本论文首先探讨了韩国的文学教育能够以何种方式参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更进一步，探讨了可否将其作为分析韩国文学的批评理论的可行性。本文在坚守这两大主题的前提下，介绍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前半部的理论和思想组成部分。

—

首先，聂教授指出了“精神粮食的文学仿佛变成了物质粮食”（聂珍钊 4）这一出版媒体的现实。随着文学原本所具有的功能在以物质为中心的市场主义下衰退坍塌，聂教授指出“文学不是普通的物质消费品而是道德指南”（聂珍钊 4）。出版媒体的这一现实，不仅仅局限在聂教授所属的中国文坛，或是译者所属的韩国文坛上。从这一衰退的现状中恢复文学的原有功能，也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了文学的本职任务。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正明确地表明了其在现今社会中，想要继承古代经典的重要意义的这一教育价值和训诫的意图。

古典不仅在各个时期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意义，而对古典的解读更是超越了时代。古典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以普遍性的故事而呈现出来，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探讨了人类的伦理问题。可以说，古典是提升伦理意识、加强伦理自觉，为人类提供生活坐标的一本书。这种古典的积累对于形成一个时代的文化并传承给后代，以伦理意识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于既是文学研究者，又是人文学研究者；乃至对于文学教育工作者和人文学教育者来说，聂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都是一套非常受欢迎的理论和思想。

然而，现实是冷酷无情的。文学，作为古典，虽然其有用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当今社会上，媒体却忙于将市场经济原理放在首位，比起伦理和道德，更加强调在竞争中务必要取胜的经济原理。此时，聂教授站出来，开始关注在市场中心主义抬头的文学界中所忽略的文学的本来功能，即伦理教育的功

能。他着眼于文学所具有的伦理性、教育性、训诫性的意义和价值，将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标准，构建了文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正是剥离文学界暂时的以资本中心的工具性的经济原理；旨在恢复作为文学的原有动力和功能的人类的伦理意识。

一方面，韩国的小学初中高中正在通过强化道德和文学教育来继承文化、加强维持社会秩序意识和动力。虽然在韩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文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些疏远，但是在文学教育中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从伦理上来修养文学的方式，从很早以前就在国语教育中被广泛应用了。在韩国，“对国语教育中人性教育的关注，在国语教育的很多领域都得以实现。其中，文学教育以解读文学作品，从本质上展开人之所以为人的探讨为前提；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文学教育是能够同人性教育相结合的最具代表性的领域”（Kim and Rye 80）。

然而，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经济理论对道德教育和文学教育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肩负文学教育的国语和教育来看，韩国教育当局从2015年修订教育课程这一举措开始，在初中和高中开展了“一学期读一本书”的正规国语教育项目。但是，我们从国语教育目标可以看到，作为“文化创作和传承的基石”（2015年改正国语课教育课程 别册 53）的国语教育，树立了培养五大能力的强化目标，即：培养“批判性、创意性的思考能力、对资料 and 信息的运用能力、沟通能力、共同体 / 人际关系能力、文化欣赏能力、自我反省 / 自我开发的能力”（2015年改正国语课教育课程 别册 53）。这些目标作为参与社会活动竞争所必需的能力，但却是一条与道德实践和伦理意识的培养相去甚远的实用主义道路。这里，作为国语教育一环的文学的本质被界定为：“文学是通过解读把人生用语言形象化的作品，来获得快乐和领悟，并与其他人沟通的行为”（2015年改正国语课教育课程 别册 510）。这里，将文学的本质界定为愉悦、领悟和沟通。

在文学教育中，对道德和伦理意识的培养逐渐消失 // 逐渐弱化的现象，与在审美批评理论的扩张中，伦理批评不断萎缩的文学界极其相似。这种文学教育的现实同聂教授所指出的以美学为中心的批评理论的得势颇具关联（聂珍钊 4）。这是因为，决定文学教育乃至国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人大多都是审美批评理论的文学研究者。当前韩国的文学教育存在着将文学的社会责任、社会参与、道德和伦理意识的培养等这些原有的属性看作是过去的或落后的倾向。正因为文学教育上的文学，不仅要具有审美性，同时也要具有伦理性；即文学应当要教育人的审美、伦理价值和意义。从这一点来看，聂教授的文学伦理学对文学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曾巍 60）。

在韩国，道德教育代替了文学的伦理教育。高中课程的道德科目上设有《古典和伦理》这一课程作为职业前景选择的科目。这一科目定义为：“通过对古典名著的探究和省察，培养人文学上的素养和理想的人性”（2015年改正国

语课教育课程 别册 6 71)。在《古典和伦理》这一课程中,主要讨论的古典文学有:《论语》、《老子》、《庄子》、《金刚经》、《击蒙要诀》、《修心诀》、《牧民心书》、《国家》、《尼各马可伦理学》、《伦理形而上学 定础》、《动物解放》、《新约》、《古兰经》等属于哲学学科的书籍。这一课程的设定目标是:“以包括韩国在内的东西方伦理学相关的古典文学为基础”,探索“人生的意义”和“有价值的人生”;更进一步,探讨当代社会中有关伦理性的争议性话题,如:现代科学技术、社会正义、生命伦理等(2015 年改正国语课教育课程 别册 6 65)。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古典文学与其说是以故事为形式展开,不如说是将概念编成逻辑的、理论化的、令人费解的哲学书籍。而这些晦涩难懂的哲学古典文学的阅读理解是培养伦理意识中极其艰难的过程。相对于这一艰难的过程,文学伦理学的方法论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容易的过程。如果用文学伦理学的观点来阅读《西游记》和《俄狄浦斯王》,是不是可以更容易地唤醒我们伦理上的自觉呢?

自从文学背离了伦理,转向审美之后,文学的伦理涵养、道德实践的属性都正在成为哲学或伦理学的专属物。倘若我们无法否认文学古典基本上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叙述人类的伦理问题这一点,那么在伦理问题变得至关重要的 21 世纪,文学应该恢复其伦理性和训诫性的功能。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所关注的文学的目的,同当今韩国道德教育是一脉相承的。《古典与伦理》这一科目的目的被定义为:“通过亲读古典文学的原文探究其中的意义,对身为道德性主体的自我进行省察,顿悟(自我)同他人的关系赋予了人生的何种意义,并以道德性的姿态与他人建立关系,在社会共同体中具备追求正义的成熟的道德市民的素质,在自然和超越的关系中探究人类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以及探索和超越的关系,从而培养能够实现道德实践的姿态和态度”(2015 年改正国语课教育课程 别册 6 65),而聂教授所提出的文学的目的就好像是这一定义的缩略版一样:“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警示,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的经验”(聂珍钊 14)。以上这两个命题都提到了“道德的境界”这一脉络。

韩国的文学教育本应是带着文本,以讲故事的形式共同参与到伦理意识的培养中去的。在今天,哲学教育在中等教育中简略到被一笔带过,在高等教育中已经沦为选修领域。因此,通过文学教育培养伦理意识,强化道德实践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若是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观点重新解读《俄狄浦斯王》、荷马史诗、《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并将其添加到文学教育中,那么就可以借文学教育之名来填补日渐孱弱的哲学教育、伦理教育的空白之处。这一点的可行性,除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伦理导向性这一特征之外,还可以在其优越性上找到原因。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借用了既有的伦理学概念并将其加以变化,以更容易理解的概念重构,从而提高了读者的可读性。这是因为:不需要引用既有的艰涩难懂的哲学家的名字和理论,

仅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所定义的概念，就能够充分地展开伦理讨论。另外，在对普遍主义伦理观现实的解读力不断弱化的多元化社会中，更加呼吁我们采用这一指向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脉络、伦理难题、伦理结等多元主义伦理观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视角。

## 二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值得瞩目的是：聂教授通过对文学的定义、目的、功能、组成要素等的理论化，建构了批评理论的目的和标准。聂教授也承认在西方拥有主导权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中国文学界一直以来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有关文学定义的争论，究其根源，仍然源于西方有关文学定义的争论。中国的文学理论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聂珍钊 25），甚至是对于东方文化研究的反省和省察都是源自于西方社会的理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理论上西方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聂教授对于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所出现的问题做了如下概括：“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存联系，存在着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命题自恋（*preordained theme complex*）、术语自恋（*term complex*）的严重倾向”（聂珍钊 164）。因此，文学批评是“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的某个文化、美学、哲学命题的求证，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聂珍钊 164）。这种观点，对于解释为何越来越多的读者远离文本的原因非常有用。聂教授将这些人称为文学的文盲。“那些官场腐败分子，也大多不读具有正面教诲价值的经典文学作品，相反对那些媚俗的、色情的、厚黑的书籍耳熟能详。那些拒绝接受文学的道德启蒙和正面教诲的人，实际上都是文学的文盲”（聂珍钊 5）。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聂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针对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树立了自己独立的立足点。聂教授指出，文学文盲是造成不健康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敦促我们对把拜金主义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反省和省察的部分。身为文学批评家的聂教授所提出的前提是：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可以解决有关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从根本上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立场和最终目的是发现文学的伦理价值”（聂珍钊 7）。这一基本原则的提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聂教授指出：“（美国伦理批评理论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但是一直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出在哪通路论体系，尤其缺少明确的方法论”（聂珍钊 3）；同时也说明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独创性大前提。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提出了其前提是：“人类社会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再到科学选择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知性是通过自然选择获得的，但是理性则是通过伦理选择获得的”（聂珍钊 6）。这一大前提被直接应用于文学

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著名示例——对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典故的解读上。聂教授在解读《斯芬克斯王》时所采用的读法独特，十分有趣。聂教授认为，斯芬克斯是同时兼备了兽性因子（动物性因子）和人性因子（人性因子）这两者，即它是正在向人类进化中的怪物。它所出的谜语也如同由四只脚到两只脚的比喻那样，预示着它正在由动物进化成人类的过程。聂教授解释说，正如同近亲相奸的禁忌被作为伦理训诫而印刻出来那样，文学文本是指向人类理性社会的训诫书；不管是《斯芬克斯王》还是荷马的史诗，都充分地显现了这种训诫书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聂教授用亚当和夏娃善果与恶果的例子来说明“善恶一半不用来评价兽，而只是用来评价人，是评价人的专有概念。因此，善恶是人类伦理的基础”（聂珍钊 35-36）。

正如同聂教授所说，我们所熟知的童话书中出现的动物故事也同样如此。在给孩子们讲解故事时，找出为何人类与动物不同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点，在小学的文学教育中是有效的。就以韩国传统童话中《变成牛的懒鬼》这一故事为例。故事讲的是一个不干活、好吃懒做的懒鬼从周围人那里听说了“吃完就睡不干活，就会变成牛”的传言。但是这个懒鬼心想变成牛也挺舒服的。某个路过的老人给了懒鬼一个面具，并告诉他若是戴上它就会变成牛，那就可以享福了。懒鬼把面具戴上，果然变成了一头牛。于是每天挨鞭子抽打，没日没夜地干活。懒鬼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变成牛的懒鬼这才明白了自己的无知，决心寻死。但经过一番迂回曲折之后，懒鬼终于重新变回了人，并且成为了一个勤奋的人。描写动物和人类互相沟通的童话或叙事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在获得同动物形成反差的人类的内心世界的过程中，这些童话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教育材料。

### 三

聂教授所独创的斯芬克斯因子是试图在文学文本中引入伦理教育时非常有效的解读方法。聂教授认为：“‘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聂珍钊 38）。因此，前者能够操纵后者，使得人类成为具有伦理意识的存在。这恰好说明了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善恶共存现象。

仅用“善与恶”这个两项对立的单纯性来解释现代复杂的文本世界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在这里所引入的东西，可以被理解为是斯芬克斯因子两级之间的光谱。在这两级之间，通过对伦理选择过程的解读，从而打开了伦理批评的可能性。另外，兽性因子可以被分为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自然意志主要是人的原欲即力比多（libido）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由意志是人的欲望（desire）的外在表现形式，理性意志是人的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聂珍钊 39）在这三种意志的关系之中，伦理选择成为了可能。除此之外，他还建

立了伦理环境、伦理秩序、伦理混乱、伦理难题、伦理禁忌、伦理选择等自己的批评用语和议论体系。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是以人类的欲望和伦理的关系为基石的一种全新的批评理论。

“超越时代和文化，能够探索普遍存在的伦理价值的书籍”（Park 101）被定义为正典或古典。从这一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理想目标。这是因为，读书这一经验是自己比较想要内化的伦理价值，并为了接受它而发生的或选择、或拥护、或批判的行为。这同聂教授所说的“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 32）。这句话一脉相通。在韩国教育过程中，文学教育和古典、伦理教育，也都可以参考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这一读法。

举例来说，由于古典文学的文本都各自具有其时代伦理价值的导向，站在这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角度上来解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的代表性小说《万岁前》（1924）的同时，也可以开展文学教育。这一作品问世的当时，其文学伦理的基准在于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价值。作品中凸显了与亲日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伦理性形成对比的伦理选择。

在高呼独立万岁的三一运动发生的前一年 1919 年的冬天，一个名叫李寅华的朝鲜青年从留学地东京出发，途径名古屋、神户，从下关登上关釜联络船，到达釜山。再从釜山换乘火车直奔北京的漫长旅程。他在日本留学的期间，突然接到了妻子病危的急电，因此不得不放弃“年终考试”而赶回家。在船上，他遭到了沦为日本人走狗的朝鲜刑警的日语审问。于是周围的日本人就看着同为朝鲜人的两人用日语一问一答的滑稽场面。虽然用韩语回答才符合忠于祖国的伦理，但是因为害怕同刑警发生纠纷，无法踏上归国之路的伦理环境制造了这一对立的矛盾。虽然他做出了隐瞒自己韩国人的身份，假装自己是日本人的伦理选择，但是最终却陷入了感觉自己脱离了人类社会，成为流浪者的情感中。没能守住自己的伦理的矛盾将自己从理性的人类中分离出来。像这样，揭开伦理意识的这种努力是该小说的主要问题意识，可以将其看作是文学教育的一种方案。

一方面，小说刻画出了祖国在遭受日本侵略的现实中，主人公所表现出的锋利的民族主义伦理意识。另一方面，小说又描写了家中早给定好婚约的妻子，对在东京酒馆中遇见的日本女招待暗中生情等封建婚姻制度、家庭、自由恋爱间的伦理上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这里，在殖民地时代家长式作风的封建制度和自由恋爱的近代性特征之间，我们能够读出应当如何化解这个伦理难题。

再举金史良的《走进光明》（1933）为例。作家金史良是日本侵占时期居日活动的文学家。这部小说描写了在日本帝国和沦为殖民地的祖国这一现实中所产生的归属性的混乱。东京大学的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的日语名字被称为南（Minami）老师，而他原本的韩国名字为 Nam（南）。这部小说主要

描写了该主人公从自己的日语名字中寻找韩国名字及自己的归属感的问题。因此,如果将这部小说作为伦理教育来阅读,那么将涉及殖民地时期在日本作为知识分子生活的伦理环境和矛盾、伦理身份等问题。其中,可以关注的是在日语小说中标上韩语发音标记的双重语言问题(Jooyoung, “A Study on Miyamoto Yuriko’s Ethical Choice” 136)。

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文本基本上都包涵了各时代所具有的伦理价值。以现代小说为例,赵廷来作家的长篇小说《丛林万里》就是在“文学文盲”时代探索全球化时代下伦理问题的极佳例子。这部长篇小说以中国为背景,从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等各种登场人物的立场出发,在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交汇之处探讨了伦理身份的相互冲突问题。赵廷来作家从宏观的、微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来分析其被评为韩国文坛巨匠的原因,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能将代表这个时代的小说应用于文学教育上,我们又应当将着眼点放于何处呢?

首先,资本主义的欲望和信赖之间的伦理矛盾可以成为文学伦理教育的一个极好素材。该小说中登场的人物中有两位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分别叫全大光和金贤坤。比起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他们从根本上更加重视对对方的信任。因此,可以针对造福大家的共同善这一主题意识来展开伦理教育,毕竟这是比拜金主义更加重要的价值。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习到在资本主义残酷的竞争中,所谓胜利不仅仅是指竞争关系,还要启动人类的伦理性。另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能够读出对未来的希望和期许。“读者主要借全大光和金贤坤的言语,可以感知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景象和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伦理问题。而作为辅线,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宋宰炯和北大中国学生李燕玲的登场,……就是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碰撞点上,未来的希望被寄托在了这对恋人的身上”(Jooyoung,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of Globalism and Localism” 160)。

#### 四

文学的根本目的是道德警示,而向我们展示道德的经验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前提。这意味着通过文学文本,培养伦理意识、伦理自觉,通过文学使得伦理教育这一表述和树立文学伦理教育的概念都成为可能。那么,文学伦理教育如何在韩国文学教育中实现呢?下面将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例来探究其可行性。

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结、伦理线等文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在在日韩国文学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在日本定居的一代人,从殖民地的移居者变成了独立国家的移居者。在很多在日文学作品,都可以读到在民族、国籍变化的伦理环境中,由于伦理身份的变化而产生的伦理矛盾和伦理选择。例如李恢成的《流域》(1992)探讨的就是“为何在日本出生”这一伦理环境

下的伦理身份的问题。以聂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基础来开展文学教育的情况下，可以针对由于父亲的伦理选择造成了儿子伦理身份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矛盾、其解决方法等出现的伦理价值的问题进行探讨。尤其要指出的是，若将二十世纪韩半岛的历史设定为伦理环境，就可以针对国家伦理、民族伦理或者社会伦理等这些多少有些沉闷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锻炼学生们自身的伦理意识。

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对父亲非伦理行为的批判意识和所谓“孝”的传统伦理之间产生的伦理混乱这一伦理困境问题。除此之外，在父辈的思考和方式与子女辈思考方式之间所存在的不同的伦理结构问题。在儿子形成自己的归属感时，父亲提出的自己的伦理选择导致了同儿子之间产生了伦理混乱。父亲的伦理环境及其选择源自于在日韩国人非自发性的在“日本”这个异乡作为离散人群生活的历史环境。然而，儿子的伦理环境却脱离了这一历史环境，选择了可以自发地成为离散人群生活这一历史性存在的伦理身份。在这样的故事发展中，我们可以探讨如下问题：伦理身份及其选择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形成的；世代之间的伦理身份和其选择是否能够协调一致。这就是通过文学开展的伦理教育，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核心内容。

举例来说，在阅读《流域》时，可以设定以下几个核心要点：

①父亲与儿子产生矛盾的原因是：日本帝国战败时，父亲在库页岛为了躲避苏联军队，抛下所有亲属只带着自己的家人偷偷逃到日本这一非伦理性的选择。

②面对父亲的行为，儿子也继承了抛下亲属自己逃亡的伦理性责任。

③由于同日本帝国主义合作，父亲成为了背叛民族伦理的人；但是儿子自己也这么认为。这是因为儿时在庫页岛生活时，主人公对日本帝国的胜利深信不疑。

④继承了父亲伦理性责任的主人公重返库页岛，为34年前父亲只带着自己的家人秘密逃出小岛的行为磕头谢罪。

⑤在日本身为旅日同胞而生活的主人公，因信仰对立，在与同胞进行冷战的经历中曾说：“我认为在日韩国人每天都会遭到歧视，这是一大前提。但是如果继续在日本国内生活，那么在某个瞬间就会忘却这种歧视，自己开始接受这种来自外部的区别对待”（Lee 242）。

⑥在日韩国人处于一个需要再三反问自己的伦理身份的位置上。因此，他必定要询问父亲作为在日韩国人的伦理性。

⑦主人公在德国与一位韩国女性坠入爱河，之后却抛弃了她。他却承担起了这份伦理性的责任。

⑧在去往前苏联的旅程中，主人公以父亲为榜样，探讨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

通过以上八个场面，可以对文学伦理学的教训进行如下思考。第一，伦

理环境如何？第二，伦理选择是怎样的？第三，伦理身份的问题会带来怎样的结局？对这些问题的全面讨论将成为从伦理的角度上来阅读文学的一种训练过程。围绕这伦理线上的各种伦理结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在解决的过程中又存在有何种伦理价值。对这一切的分析过程实际上能够敦促读者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和反省。除此之外，在冷战结束之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变化也可以被解读为重新确立父子关系的新伦理环境。在这种变化的伦理环境中，作为伦理主体的读者能够学习到伦理身份和其选择变化的可能性。

伦理环境、伦理选择、伦理价值、伦理语境（ethical context）等文学伦理学上的核心概念在离散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显眼。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 21 世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文学教育上。韩国目前正在创作和普及很多多元文化的童话。在全球主义流行的世界中，多元文化童话旨在增进对多种族社会的理解，在韩国也广泛流行。其作品大多以解释多元文化社会的伦理环境、伦理价值为主。摒弃歧视和排斥、以追求人性和共存的伦理价值为导向的文学训诫性，正是多元文化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多元文化主义的小说和诗在确保了其文学性的同时，在目前的韩国文坛上显现出尤为重要的意义。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和定居所产生的文化多样性或文化多元性的现象，在人们按照全球主义下的经济规律而移动的同时，变得日益突出。

韩国多元文化小说的代表作品孙洪奎的《伊斯兰肉铺》和河钟五的诗文学可以说是多元文化作品的代表。孙洪奎的小说和河钟五的诗将具有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的人生中所运转的伦理问题视为焦点。《伊斯兰肉铺》和河钟五的诗集通过小说和诗开辟了韩国多元文化文学的新方向。这些作品指出了韩国多元文化主义所具有的根本性的诟病。在韩国，移民被称作是“多元文化（人）”。这一称呼暗藏着将定居的一方视为“主体”，将移居来的一方视为“他人”的思维。用以下文学伦理教育的观点来分析这些作品时，对提高多元文化主义的伦理意识是颇具意义的。

在阅读《伊斯兰肉铺》时，可以设定以下几个核心要点：

①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的设定：身为孤儿的话者自小暴露在暴力的环境下，在孤儿院流浪后被土耳其出身的退役军人收养。

②被收养的少年在非血缘关系的韩国的山上贫民区中生活，周围都是受过伤的人们。在这种环境下，少年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身份，并实践了共生与联合的伦理价值。

③山上贫民区中生活的人们都是同主人公具有相似伦理语境的人：外国移民者、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贫困者、有口吃的人、心神恍惚的人等等。

④设定主人公少年对种族歧视的对抗理论。（安娜大婶熟睡的脸庞非常奇怪。虽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典型韩国女人，但若说她是华裔、日裔、或者越南裔、印度尼西亚裔，似乎也不会感到奇怪。不，即使说是西班牙裔也好，穆拉托或桑博拉人也好。最终，安娜大婶到底是哪儿的人，遗传了谁的基因都开始

变得模糊不清起来。甚至开始觉得人类不就是这样从最初的混血儿中诞生的吗？哈桑大叔和亚摩斯大叔也是如此。由于他们在韩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就连他们顽固的品性也在这里被驯服了。虽然可能有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们是外国人，但也有人完全觉察不到。即便有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来自于土耳其和希腊，也还是有人认为他们本来就是韩国人（Son 159-160）。

所谓人类，最初并不是均质的、整齐的、同质的存在，而是超越多样性的多元存在。然而，在不正确的伦理语境中，这一多元性被认定为是异质性，从而导致了歧视和排斥的产生。在历史上，混血儿在所谓纯血统这种错误过分强调民族群中一直以来都受到歧视和排斥。在《伊斯兰肉铺》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伦理价值中解决了在纯血统和混血儿的伦理语境中所产生的伦理冲突和伦理矛盾。

我们都是多元性的存在。作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各自只有认识到共同体所追求的伦理价值和伦理语境，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另一边的天国》（2004年）中收录的《一个亚洲人》就像苏格拉底的命题一样，向我们展现了关于“认识自我”的伦理语境。

#### 一个亚洲人

走在面牧洞一条幽静的小巷中  
一个黑黝黝的亚洲人上前来搭话  
听着像是在说巴基斯坦语或斯里兰卡尼泊尔语  
于是我摆了摆手就走了

.....

外国人虽然说的是同一句话，但听起来却不一样  
一辈子都悲伤的男子 耶稣基督  
年少时就离家 流浪异国他乡  
修剪树木累了 就是那么吵吵嚷嚷的

很久以前我重返华盛顿的繁华街区  
试着跟白人搭话 却只见他两手一伸就走了  
英文单词发音错误 嘟嘟囔囔  
不管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可能都听成了中文吧  
可能那黑黝黝的亚洲人韩语说得太生疏了  
以至于我听成了巴基斯坦语或斯里兰卡尼泊尔语  
站在大街上才明白过来  
再回去 那个亚洲人已不在了（Ha 64）

这首诗的文学伦理教育可以聚焦于下面的争议点，即：“黑黝黝的一个亚洲人”的伦理身份，和在华盛顿话者遭到忽视的伦理身份的对立。这向我们展示了：通过伦理身份的对立，向我们展示了身为亚洲人，实践所谓共同体纽带的伦理价值的过程。正如同耶稣基督的比喻那样，通过倾听他人的话来确立自己的伦理性反省；而这一反省正是这首诗所指向的伦理价值的实践动力。也就是说，对自我的认识，是可以通过他人的眼中所反映出的自我来实现的。而这只有通过伦理上的反省才能实现。在这首诗中，韩国人对其他亚洲人眼中所映照出的韩国人的面貌进行反省和省察，必须要证明伦理身份自觉的伦理存在。

在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时代、后人类时代、新普通时代的今天，关于人类与世界、人类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共生与和解的相关伦理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些伦理问题以世界市民教育、人性教育等名义被广泛地实践着。其根源在于同伦理缺乏有关的问题意识。虽然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强调的是古典价值的实践和显现，但实际上其理论价值在解决现在及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上的伦理问题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提出了伦理欠缺的问题意识，由于具有精巧的概念和理论构成，有效的分析方法，因此通过文学教育来实施道德教育和培养伦理意识是非常充分的。尤其是在韩国的中高等教育中，哲学和伦理教育正在日益衰退，通过文学的伦理教育变得无比珍贵。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被翻译成韩语即将出版，期待这本书能够被介绍到韩国文学教育中，并加以利用，对文学伦理教育助一臂之力。此外，我们期待作为文学和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文学伦理学的建立和扩展将会成为克服韩国人文学危机的全新研究领域。

### Works Cited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Eunjung Choi, Kate Jeong. "A lazy Cow." *Blue Bird Korean Folktales* 10. Seoul: Samsung, 2016.
- Kim, Sa Ryang. *To the Light*. Tokyo: Kodansha, 1999.
- Yeom, Sangseop. *Man se jeon(The days before the March 1st Independence Movement)*. Seoul: Munji. 2005.
- Lee, Hoe-sung. *Watershed Above*. Tokyo: Kodansha, 2010.
- Son, HongGyu. *The Islamic Butcher*. Seoul: Munji. 2010.
- Ha, Jongoh. *Heaven on the Other Side*. Paju Korea: MUNHAKDONGNE. 2004.
- Hyunjeong Kim., Su-yeol Ryu.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Factors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Literature Textbooks." *The Journal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 21.1( 2018): 79-106.
- Park, Jin-kyung. "Cultivation of Character through Literary Reading Education for High-Schoolers—Contemplation through the Rhetorical Ethos." *Rhetorica* 22( 2015): 99-139.

Jooyoung Kim. "A Study on Miyamoto Yuriko's Ethical Choice in Her Novel Writ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1 (2017): 135-143.

—.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of Globalism and Localism: A Review of Jung-rae Jo's 'Great Jungl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6.1 (2014): 159-162.

曾巍: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教育传播机制", 《文学跨学科研究》5.1 (2021): 56-64。

[Zeng Wei.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5.1 (2021): 56-64.]

《2015年改正国语课教育课程》(教育部告示 第2015-74号 [别册5] 33-170)。教育部。  
<[https://ceri.knue.ac.kr/pds/2015\\_01\\_language.pdf](https://ceri.knue.ac.kr/pds/2015_01_language.pdf)>

《2015年改正国语课教育课程》(教育部告示 第2015-74号 [别册6] 1-86)。教育部。  
<[https://ceri.knue.ac.kr/pds/2015\\_07\\_ethics.pdf](https://ceri.knue.ac.kr/pds/2015_07_ethics.pdf)>